

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

王 尔 德

中央戏剧学院

王 尔 德

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

钱之德 译

前　　言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英国剧作家、诗人。1854年10月16日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诗人。他在学习期间酷爱古希腊文学，并在美学上接受W·帕特的观点，成为唯美主义的信徒。他在1891年出版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序言和论文集《意图》中，进一步发挥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不是艺术反映了现实，而是现实反映了艺术；现实是丑恶的，只有美才有永恒价值；艺术家不应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他的这一思想在其于1892年用法语写成的独幕诗剧《莎乐美》中达于极致。

王尔德的文学创作中最有成就的是他的戏剧，但并不表现在他的诗剧上，而是他的四部社会喜剧，即《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和《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

《名叫埃纳斯特的重要性》被他自己称为“有点闹剧性的喜剧”。青年绅士约翰·沃辛和受他监护的未成年者塞西莉及其家庭女教师同住于乡下的家中。约翰由于爱上了他在伦敦的朋友阿尔杰农·蒙克里夫的表妹格温多林·费尔法克斯，时常要到伦敦去；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他给自己虚构出一个名叫“埃纳斯特”的兄弟，以此作为搪塞塞西莉的借口。正当约翰以“埃纳斯特”的假名得到了格温多林的爱，向其母布雷克耐尔夫人求娶格温多林时，不得不说出自己是个被留在维多利亚车站的一只手提箱里的弃婴的旧事。布雷克耐尔夫人声称要想娶格温多林必须查清自己的身世。约翰回到乡间，发现阿尔杰农也冒充那位并不存在的“埃纳斯特”，自称是约翰的兄弟，而且爱上

了塞西莉。塞西莉由于久已倾心于约翰虚构的那位神秘而迷人的“埃纳斯特”，因而与阿尔杰农一见钟情。随着格温多林和布雷克耐尔夫人的先后到来，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结果发现塞西莉的女教师就是 28 年前把布雷克耐尔夫人姐妹的孩子错放在手提箱里的那位粗心的保姆，约翰的真名叫“埃纳斯特”，是阿尔杰农的亲哥哥。这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情节的奇突曲折，人物生动，语言诙谐，因而使他的戏剧作品获得好评，特别足他那些妙言、警句和反论透露出来的社会、讽刺的主题，给戏剧增添了新的活力。

人 物

约翰·沃辛,治安官

阿尔杰农·蒙克里夫

卡农·查秀白尔牧师,神学博士

梅里曼(男管家)

雷恩(男仆)

布雷克耐尔夫人

格温多林·费尔法克斯

塞西莉·卡迪尤

普丽斯姆小姐(家庭女教师)

舞台背景

第一幕 半月街西面的阿尔杰农·蒙克里夫的一套房里

第二幕 伍尔顿,一座大宅邸的花园里

第三幕 伍尔顿,一座大宅邸的客厅里

时间—现代

地点—伦敦

第一幕

[景——半月街，阿尔杰农的一套房的起居室里。房内摆设豪华而富有艺术性。邻室传来阵阵弹钢琴的声音。

[雷恩在桌上摆置午后茶点，音乐停止后，阿尔杰农上。

阿尔杰农 雷恩，你听到我弹的乐曲吗？

雷恩 先生，我认为这音乐听起来不优雅。

阿尔杰农 听你这么说，我非常难过。我弹奏的乐曲并不正确——正确地弹奏乐曲大家都会——但是我弹奏的乐曲都非常富有感情。就弹钢琴而论，我的长处是，能够弹奏得富有感情。我在生活中是遵循正规的。

雷恩 是的，先生。

阿尔杰农 说到正规的生活，哦，为布雷克耐尔夫人准备的黄瓜三明治切好了吗？

雷恩 好了，先生。（把黄瓜三明治放进盘里）

阿尔杰农 （查看着三明治，拿了两块，在沙发上坐下）哦！……

顺便问起，雷恩，我从你帐簿上看到，星期四晚上我请肖曼勋爵和沃辛先生吃饭，拿出的八瓶香槟酒都喝完了。

雷恩 是的，先生；八瓶外加一品脱。

阿尔杰农 为什么一个单身汉家里，仆人老是喝香槟酒呢？我只想增加一些家庭常识。

雷恩 先生,我想这得归咎于您的香槟酒太高级了。我常常看到,有太太的家庭里,难得有头等商标的香槟酒。

阿尔杰农 天哪!婚姻这样使人精神垮台吗?

雷恩 先生,我相信婚姻是非常快乐的。直到现在,我还隐约记得自己婚姻的影子。我只结婚过一次。由于我和一位姑娘之间的误会,才结成了夫妇。

阿尔杰农 (没精打采)雷恩,我知道,我对你的家庭生活并不很感兴趣。

雷恩 是的,先生;我的家庭生活不是很有趣的话题。我自己也从不想到它。

阿尔杰农 我肯定,你自然不会想到这些。好了,雷恩,谢谢你。

雷恩 先生,谢谢您。(雷恩下)

阿尔杰农 雷恩关于婚姻的观点似乎有些不严肃。诚然,如果下层社会不为我们树立好榜样,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阶层,它们似乎完全没有道德责任感。

[雷恩上。]

雷恩 埃纳斯特·沃辛先生到。

[杰克上。]

[雷恩下。]

阿尔杰农 亲爱的埃纳斯特,你好。什么风把你吹进城来的?

杰克 寻欢作乐,寻欢作乐!一个人出门去无非是为了寻欢作乐,是吗?阿尔杰农,我看到,你老是在吃!

阿尔杰农 (傲慢地)五点钟吃一些简便的点心,我相信这是上流社会的习惯。上星期四以后你上哪里去了?

杰克 (在沙发上坐下)我在乡间。这个

阿尔杰农 你到底在那里做什么?

杰克 (脱下手套)一个人住在城里是自我享乐,住在乡间是使

得别人享乐。这事厌烦极了。

阿尔杰农 那么你使得谁享乐了呢？

杰克 (快活地)哦,我的邻居们,我的邻居们。

阿尔杰农 在希罗普郡,你住的地方找到好邻居了吗?

杰克 讨厌极了!一个也别提起他们。

阿尔杰农 你一定使他们享受到了无穷的娱乐! (走过去拿起三明治)顺便问一句,希罗普郡是你的故乡,对吗?

杰克 嗯? 希罗普郡? 当然是的。喂! 为什么摆设这些杯子? 为什么做黄瓜三明治? 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乱花钱摆阔气? 谁要来吃茶点?

阿尔杰农 哦! 就只是奥古斯特姨母和格温多林要来。

杰克 好不使人高兴!

阿尔杰农 是的,一切都很好;不过恐怕奥古斯特姨母不会同意你待在这里。

杰克 请问为什么?

阿尔杰农 好伙计,你向格温多林讨好献媚的举动真丢人,几乎和格温多林向你卖弄风情一样令人作呕。

杰克 我热恋着格温多林。我特地进城来向她求婚的。

阿尔杰农 我还以为你进城来享乐的? ……我把这叫做公事。

杰克 你一点也不浪漫!

阿尔杰农 我真的看不出求婚有什么浪漫的地方,恋爱是很浪漫的。但是明明白白的求婚一点不浪漫。嗯,求婚可能被接受,我相信,通常求婚一被接受,那么恋爱就结束了。这种浪漫的本质是容易改变的。如果我结婚了,就一定要设法忘掉自己已经结婚。

杰克 亲爱的阿尔杰农,这一点我毫不怀疑。离婚法庭就是专门为头脑构造古怪的人创建的。

阿尔杰农 哦！推究这问题是无益的。离婚是上帝造成的一

(杰克伸手去拿三明治，阿尔杰农立刻干涉)请不要碰黄瓜三明治。这是特地为奥古斯特姨母做的。(拿起一块三明治吃着)

杰克 喂，你自己却一直在吃。

阿尔杰农 我和你不一样，她是我的姨母。(从下面拿出盘子)

还有黄油面包，黄油面包是为格温多林准备的。格温多林最爱吃黄油面包。

杰克 (走到桌前，拿起黄油面包吃着)这黄油面包太好吃了。

阿尔杰农 喂，好伙计，别吃了，你好象要把全部黄油面包都吃完才甘心。你的举止就象你已经和她结婚了似的。我认为你不会得到她的爱情。

杰克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尔杰农 噢，首先，姑娘们决不会嫁给向她们调情的男子。她们认为调情是虚情假意的表现。

杰克 咳，胡说八道！

阿尔杰农 不是胡说八道，这是伟大的真理；这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单身汉。其次，我还没有同意。

杰克 你的同意！

阿尔杰农 好伙计，格温多林是我的长表妹。在我答应你娶她以前，你必须解释清楚有关塞西莉的一切。(按铃)

杰克 塞西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杰农，塞西莉这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谁叫塞西莉。

[雷恩上。]

阿尔杰农 沃辛先生上次在这里吃饭时，遗忘在吸烟室的那个烟盒，把它给我拿来。

雷恩 是，先生。(雷恩下)

杰克 你是说，我的烟盒一直在你这里，是吗？但愿你能告诉我那个烟盒的下落。为了它，我已经恼怒地给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写了信。我几乎准备出一大笔赏金。

阿尔杰农 噢，但愿你能出赏金，恰巧我手头比以往拮据些。

杰克 既然烟盒找到了，就不必出一大笔赏金了。

〔雷恩端着里面放着烟盒的托盘上，阿尔杰农马上接过。雷恩下。〕

阿尔杰农 埃纳斯特，我不得不说，我认为你很小气。（打开烟盒，观看）不过没关系，因为，既然我看到了里面刻印着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东西毕竟不是你的。

杰克 当然是我的。（朝他走去）你好多次看到我使用这烟盒，而且你没有权利看里面写得文字。偷看一个私人烟盒里面得文字，不是君子所为。

阿尔杰农 哦！制定一条严格的规则，人们应该看什么而不应该看什么——这是荒谬的。现代精神文明的一大半是由人们不该看的东西决定的。

杰克 这点世故我完全懂得，因此我不想讨论现代精神文明。人们不该私下谈论这类事。我只要归还我的烟盒。

阿尔杰农 是的；但这不是你的烟盒。这烟盒是一个名叫塞西莉的女子送人的礼物，而你说你不知道谁叫塞西莉。

杰克 好了，如果你想知道，塞西莉恰恰是我的姑母。

阿尔杰农 你的姑母！

杰克 是的。而且她是个迷人的老年贵妇，住在滕布里奇·韦尔斯。阿尔杰农，把烟盒还我。

阿尔杰农 （退到沙发背后）假如她是你的姑母，住在滕布里奇·韦尔斯，但她为什么自称小塞西莉呢？（朗读）“出于小塞西莉最真挚的爱。”

杰克 (走向沙发, 跪到上面) 好伙计, 烟盒里到底有什么呀? 有的姑母身段高大, 有的姑母身段矮小。毫无疑问, 我的姑母可以选择符合她身段的文字来称呼自己。你似乎认为, 每个姑母都应该有你姑母一样的身段! 这是荒谬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 把烟盒还我吧。(在屋里追赶阿尔杰农)

阿尔杰农 是的。但为什么你的姑母称你是她的叔叔, “出于小塞西莉对亲爱的杰克叔叔的最真挚的爱。”我承认, 因为是小姑娘, 大侄儿, 这还说得通。但是为什么一个姑母, 不管她身段长得怎样, 称自己的侄儿是她的叔叔, 我就完全不理解了。再说, 你的名字根本不是杰克, 是埃纳斯特。

杰克 不是埃纳斯特; 是杰克。

阿尔杰农 你总是对我说, 你名叫埃纳斯特。我向别人介绍你, 总是用埃纳斯特这个名字。你名叫埃纳斯特, 看上去你就象名叫埃纳斯特, 你是我平生见到过的最埃纳斯特^①的人。你说你不叫埃纳斯特, 这完全不合理。你的名片上印着埃纳斯特, 看看你的名片。(从烟盒里拿出名片)“埃纳斯特·沃辛先生, 奥尔班尼, B4号。”我保存着这张名片, 作为你名叫埃纳斯特的根据, 假如你想对我, 或者格温多林和别人否认这个名字。(把名片放进口袋)

杰克 好了, 在城里我名叫埃纳斯特, 在乡间叫杰克, 这烟盒我是在乡间接受的。

阿尔杰农 是的, 不过这并没有说明你的姑母小塞西莉住在滕布里奇·韦尔斯, 称你是她亲爱的叔叔。喂, 老兄, 你最好马上把这事和盘托出。

杰克 亲爱的阿尔杰农, 你的谈吐完全象个牙医生。一个人不

① 这里为音译, 意译为“认真”。

是牙医生，谈吐却象个牙医生，是很庸俗的。这会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阿尔杰农 噢，大多数牙医生总是这样的作风。快，说下去！把事情经过告诉我。我可以奉告，我总是怀疑你是个坚定而神秘的邦伯里主义者；现在我完全肯定了这一点。

杰克 邦伯里主义者？你说的邦伯里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尔杰农 只要你肯告诉我，为什么你在城里名叫埃纳斯特，在乡间叫杰克，我就向你揭示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的含义。

杰克 好吧，先把烟盒还我。

阿尔杰农 给你。（拿出烟盒）现在你解释吧，请胡说一通好了。
(在沙发上坐下)

杰克 好伙计，我的解释丝毫不会是胡说一通。说起来事情很简单，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老托马斯·卡迪尤先生收养了我。他在遗嘱里，把我立为他的孙女，塞西莉·卡迪尤小姐的监护人。塞西莉出于对我的尊敬，而你不会看重这种尊敬，称我是她的叔叔。她住在我的乡间住宅里，由优秀的家庭女教师，普丽斯姆小姐照应她。

阿尔杰农 顺便问起，你的乡间住宅在哪里？

杰克 老弟，这对于你毫无意义。你别想受邀串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的乡间住宅不在希罗普郡。

阿尔杰农 好伙计，我不信！在整个希罗普郡的两个不同的场合，我都充当过邦伯里。快，说下去，你为什么在城里叫埃纳斯特，在乡间叫杰克？

杰克 亲爱的阿尔杰农，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我真正的动机。你为人不够严肃。当一个人处于监护人的地位，他就必须用十分严正的道德态度来对待一切，这是监护人的职责。不用说，严正的道德态度非常有助于人们的健康或幸福。

为了要上城里去，我总是假称有一个名叫埃纳斯特的兄弟，住在奥尔班尼，他陷入了最可怕的困境。亲爱的阿尔杰农，以上就是真实而简单的事情经过。

阿尔杰农 你说的一切很真实却并不简单。如果两者兼备，现代生活就会相当乏味，也不会产生现代文学了！

杰克 这完全不是一件坏事。

阿尔杰农 好伙计，搞文学批评不是你的专长。不要尝试。让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去搞那玩意儿吧。在日报上他们会把那玩意儿搞得很出色的，你确确实实是一个邦伯里主义者，我完全说对了，你是个邦伯里主义者。你是我认识的一个最高明的邦伯里主义者。

杰克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尔杰农 你假造出一个名叫埃纳斯特的很有用的兄弟，为了能使你随意地经常上城里去。我假造出一个名叫邦伯里的无法估价的，久治不愈的病人，为了能使我随意地去乡间。邦伯里是无价之宝。如果不是邦伯里的健康状况特别不妙，例如，今晚我就不能和你一起在威利斯饭店吃饭。因为一个多星期以前，我确实已约定上奥古斯特姨母家吃饭。

杰克 今晚我可没有请你在哪吃饭。

阿尔杰农 我知道。你发请帖也真是粗心。你傻极了，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没有收到请帖更恼人了。

杰克 你还是和奥古斯特姨母一起吃饭来得好。

阿尔杰农 我完全不想和我姨母一起吃饭。首先，星期一我是在她那里吃饭的，每星期和自己的亲戚一起吃一顿饭足够了。其次，每次我在那里吃饭，总被看作是她们家的成员。我辞别时，根本就没有一个，或者两个女子送我下楼。再次，我知道得很清楚，今晚她把我安排在她身旁，挨着玛丽·法

夸尔坐，而玛丽老是向坐在对面餐桌上的丈夫搔首弄姿，使人真不愉快。的确，简直不成体统……这类事正在成倍地增加。在伦敦向丈夫搔首弄姿的女人的总数很令人吃惊。这事看来糟糕极了，简直是做妻子的在对丈夫公开表示，她们是清白的。再说，既然我知道你是个坚定的邦伯里主义者，我自然要和你谈谈邦伯里。我要告诉你一些准则。

杰克 我根本不是邦伯里主义者。如果格温多林接受我的求婚，我就把我的兄弟置于死地，的确我认为无论如何要把他置于死地。塞西莉对他有点太感兴趣了，这相当讨厌。因此我要摆脱掉埃纳斯特。而且我极力劝你也摆脱掉邦伯里……你假造出的这个害病的朋友。

阿尔杰农 什么都劝不动我和邦伯里分手。据我看，假如你结婚了，就不会这样了。你会很高兴认识邦伯里。有太太的男人不认识邦伯里，他的生活将会非常单调乏味。

杰克 胡说八道。要是我娶了格温多林这样一位可爱的姑娘，我平生见过的，想望娶的最理想的姑娘，我必定不要认识邦伯里。

阿尔杰农 那么你的妻子会愿意认识邦伯里。你似乎不懂得，婚后的生活是三人成伴，两人不欢。

杰克（故作庄重）亲爱的朋友，这是最近五十年来腐朽的法国戏剧提出的理论。

阿尔杰农 是的；而且幸福的英国家庭已经证实了当今时代的一半。

杰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企图玩世不恭。玩世不恭是很容易的。

阿尔杰农 好伙计，如今的世界上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到处有那么多讨厌的竞争。（电铃声响）啊！一定是奥古斯特姨母来

了。只有亲戚，或者债权人才用这种华格纳^① 派头按铃。
哦，如果我把她引开十分钟，使你有机会向格温多林求婚，
我今晚能和你一起在威利斯饭店吃饭吗？

杰克 我想可以的，只要你愿意。

阿尔杰农 好的，但是你说话必须当真，我讨厌人们请客吃饭，
说了不当真。这种人真浅薄。

[雷恩上。]

雷恩 布雷克耐尔夫人和费尔法克斯小姐到。

[阿尔杰农走上前迎接，布雷克耐尔夫人和费尔法克斯
小姐上。]

布雷克耐尔夫人 亲爱的阿尔杰农，你好。我希望你很温雅有
礼。

阿尔杰农 奥古斯特姨母，我感到身体很好。

布雷克耐尔夫人 这完全是两回事，实际上是毫不相关的两回
事。（看见杰克，冷若冰霜般地朝他点点头）

阿尔杰农 （对格温多林）呵，你真美！

格温多林 我永远是美的！沃辛先生，对吗？

杰克 费尔法克斯小姐，你尽善尽美了。

格温多林 啊！我希望不是象你说的那样。如果尽善尽美了，
我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各方面我都还要发展。（格温多
林和杰克一起在墙角处坐下）

布雷克耐尔夫人 阿尔杰农，很抱歉，是不是我们来晚了一点。
我不得不去看望亲爱的哈伯里太太。她可怜的丈夫死后，
我就没去过她那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会改变得那么
的判若两人。她看上去更年轻了，好象二十岁。现在，我想

① 华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要一杯茶，你答应为我做的一块好吃的三明治。

阿尔杰农 当然可以，奥古斯特姨母。（走向茶桌）

布雷克耐尔夫人 格温多林，你过来坐在这里好吗？

格温多林 谢谢，妈妈，我这里坐得很舒服。

阿尔杰农 （厌恶地拿起空盘）上帝哪！雷恩！为什么不摆上黄瓜三明治？我特地吩咐过你。

雷恩 （沮丧地）先生，今天早晨市场上没有黄瓜，我去过两次了。

阿尔杰农 没有黄瓜！

雷恩 是的，先生。甚至预先付了钱，也没有黄瓜供给。

阿尔杰农 好了，雷恩，谢谢你。

雷恩 先生，谢谢您。（下）

阿尔杰农 奥古斯特姨母，我恼火极了，各处都没有黄瓜，甚至预先付了钱，也没有货。

布雷克耐尔夫人 阿尔杰农，这真的没关系。我送了一些烤饼给哈伯里太太。据我看，她现在活着完全是为了享乐。

阿尔杰农 我听说，因为悲痛，她的头发完全变得金黄色了。

布雷克耐尔夫人 她的头发的确改变了颜色，当然，我说不出是什么原因。（阿尔杰农走过去，递上茶）谢谢你。阿尔杰农。今晚我要好好地招待你。我想让你和玛丽·法夸尔坐在一起。她是个贤慧的女人，对她丈夫那么的多情。看着他们俩，真使人快活。

阿尔杰农 奥古斯特姨母，今天晚上，恐怕我只得谢绝您的请客吃饭了。

布雷克耐尔夫人 （皱眉）阿尔杰农，我希望你别这样。这会把我安排的餐桌座位全打乱，你姨夫不得不楼下用餐。幸亏他习惯于这些了。

阿尔杰农 这是件顶厌烦的事,不用说,我扫兴极了。我刚才收到的一份电报上说,我可怜的朋友邦伯里的病又重了。(向杰克使眼色)他们似乎认为,我应该呆在他身旁。

布雷克耐尔夫人 好不奇怪,这位邦伯里先生似乎得了古怪的重病。

阿尔杰农 是的;可怜的邦伯里的病危在旦夕。

布雷克耐尔夫人 哦,我得说,阿尔杰农,我认为,现在邦伯里先生得打定主意,他要生还是要死。在这问题上犹豫不决是愚蠢的。我决不赞成用任何方式向病人表示新的同情。我认为你的做法错了。一个人应该劝告别人多多注意健康。健康是人生的首要责任。我经常这样对你可怜的姨夫说,但就他的身体情况来看,他似乎根本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要是你请邦伯里先生,为了我,别在星期六旧病复发,我就感激不尽了。因为我要依靠你为我选定曲目。这是我最后一次宴会,大家都想说说鼓励的话。特别在社交季节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委实都想说说他们必须说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话可能是不多的。

阿尔杰农 奥古斯特姨母,说到邦伯里,如果他神志清醒的话,我想我可以向您保证,星期六以前他身体就会康复。当然选定曲目是件难办的事。您知道,假如演奏高雅的音乐,人们就不要听,假如演奏粗俗的音乐,人们倒反而屏息而听。不过要是您愿意到隔壁房里来一会儿,我就把拟好的曲目大致演奏一下。

布雷克耐尔夫人 阿尔杰农,谢谢你。你想得真周到。(起身,跟着阿尔杰农)我相信,作几处删改以后,你的曲目会使人高兴的。但法国歌曲我不准许,人们似乎总认为演奏法国歌曲不合适,无论是有价值的,似乎能动人心弦的,还是